



平阳雕版《义勇武安王口》(作者供图)

我从一件文物讲起，这件文物是平阳雕版《义勇武安王口》，现存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。

这是一幅黑白两色的雕版画，高72.3cm，宽34.2cm。

最上面横披已标明画中人物的身份，从右向左读，义勇武安王口，即我们熟知的关公。最后一个字已模糊，人们推测是“位”字，而我认为，这个字在不确定的情况下，还是空缺比较好，全称写作“义勇武安王口雕版画”。

关公位于画面的正中，冠巾、长髯、大马金刀坐在辇上，两手放在腿上，神情肃穆，卧蚕眉向后扬起，双目睁开凝视右前方。关公后方有一人擎“关”字大旗，似是周仓，一人执青龙偃月刀，似是关平，刀上有火焰纹；前面一文一武，文人执卷起的令旗，武将举刀背盾，刀为环首大刀。右侧还有一人，执弓护立。

画面人物生动，表情细腻传神，关爷的长髯似被风吹得飘了起来，“关”字也在飞卷，松树枝似乎也在晃动。整幅画面动感十足，似乎刚从天空降落。

画的右上角刻有“平阳府徐家印”字样。

平阳雕版

《中国版画史》有载：版画之头，平阳启之。平阳（今临汾），曾是中国雕版印刷的中心，《赵城金藏》便刻录于此地。

《义勇武安王口》的雕版，其实是年画，又叫“画纸儿”，属于民间工艺品。雕版印刷起源于唐代，到了五代时，平阳地区已有雕版。北宋时期，出现了专门售卖年画的“画市”。随着活字印刷技术的成熟，雕版印刷达到高峰，提高了复制的效率。

当外部环境为雕版印刷创造了良好条件的同时，平阳当地造纸业的兴盛也进一步促进了其发展。

平阳麻笺是当时最好的纸，据说这是造纸之祖蔡伦留下的工艺，《安邑县志》记载，蔡伦在东汉永初年间曾去晋南的安邑一带传授造纸工艺，此后，整个河东地区的造纸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，至今运城还有蔡伦墓。唐代以后，平阳的麻纸有了规模，且品质独树一帜，洁白柔软，不腐不霉，文人墨客雅称其为“平阳麻笺”。同时，平阳的梨木、枣木、核桃木都适合雕刻，墨锭也是最好的，这些平阳储备的内在因素，为金代雕版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金朝攻下平阳在1126年。此前，平阳归北宋。金军攻下宋都汴梁后，不仅掳走了宋徽宗、宋钦宗及无数嫔妃、宫人，还带走无数文物和图书以及工匠。掂量来思量去，金人把工匠放在了平阳，工匠中就有制作雕版的佼佼者。

选中平阳，自然因为这里条件齐备。宋朝工匠一来，立马将技艺与当地的麻笺、梨木、墨锭结合起来，木版年画经技艺催化完成，平阳雕版进入腾飞期。

换一个角度看关公

王芳



王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天津文学院签约作家，长治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，山西省演出行业协会特聘专家，济南市历城区作家协会荣誉主席。著有《戏台上的中国》《大地上的遗珍》《盛世诤臣孙嘉淦》《戏中山河》《听一出戏》《天地间一场大戏》等。在《中国作家》《广西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天津文学》《长江丛刊》《当代人》《时代文学》《山西文学》《黄河》《青岛文学》等杂志发表作品若干，有作品被《散文选刊》《海外文摘》转载。曾获刘勰散文奖一等奖、吴伯萧散文奖一等奖。

一寸，树也长一分，这样的本命树便是见证。当初的愿望，人们已经无从追溯了，其实连当初看着他栽树的父亲（关毅）也不知道，两棵树，一棵陪自己读书，一棵陪自己习武，读一页书，枝叶便哗啦一下；练一个循环的功夫，树枝便摇动一下，直到龙精虎猛，直到文武双全。两棵树欣喜若狂，在院子里跳起了舞，枝叶舞动间，天雷勾动闪电，大雨瓢泼，那不是惩罚，而是庆祝。

河东的人们都知道，这块中华祖脉之处，最注重文明传承，传承不在别处，就在家学渊源。父亲给关羽讲过祖父（关审）熟读《春秋》，关羽便把《春秋》化作精血。父亲还讲过先祖关龙逢的故事，生活在大夏朝的这位先祖官居大夫，夏桀残暴，先祖犯颜直谏，死于炮烙。《春秋》中不仅有许多先贤，更主要的是，影影绰绰地活动着先祖的身影。

关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，19岁，已是成人的年纪，该去建功立业了，那也是父亲、祖父和先祖的血脉传承和衷心期望。

于是，关羽离开了家。

关羽离开后，有一棵树倾身而长，把枝叶团成云朵形状，以这种半匍匐的状态去实现对一个人漫长的等待，尽管那时候关羽并没有注视到它，后来把这棵树等待着的倾斜成45°角的树叫作云柏，意思是形状如云朵，云开满树。

他离开家并没有太久，家人等来的却是坏消息，官府来人了，要捉拿关羽归案，说他杀了人，父母为此跳进家里的水井，妻儿远逃到中条山中。

一个曾经欢声笑语充盈的门庭冷落了，只留下几株树，不会言语不会杀人的植物保全了性命，这个家成了树的世界。多年后，院中又长出一棵桑树，一年五次开花五次结果，那是多么殷切的期盼啊，带着一个家族五代的期盼。渐渐地，在这个家的周围，许多树不停地长出来，围绕着这一块地方。这里便在树的包围下，逐渐安详，逐渐灵气充盈。

树的世界庄严而神秘，庞大而浩瀚，这便是我们寻求时便能看见的场景。

树世界的中心，有一座八角七层砖塔，一块砖一重檐，包裹着坚实的悲哀，那是乡人一块一块地烧出来，搬过来，垒起来的，就垒在他们父母跳下的水井上，乡人把敬佩和怀念垒在塔的建立过程中，残损了也有乡人修补。

砖塔与树，灰与绿，硬与软，动与静，构成庙里的参差美景，它们替关羽守着家，守着祠堂，守着家人，守着土地，守着永远的等待，那是乡人心中的忠义图画。

关羽当日离开家，当然是先去解州城，就像我们今日从自己的乡村出来，也是循着更高一级的州府而去，那是自己首先想得到的更广阔的天地。

他以为他会回来。

谁知，自此以后，偌大的解州，再无关羽的身影。

自此，涿州到荆州，关羽追随刘备一生。

漫长的人生路途上，他横刀跨马演绎出一幕幕传奇……

——桃园三结义，催绽了象征情义的桃花。

——创造了“身在曹营心在汉”的典故。

——为刘备守荆州，守护了蜀汉半壁江山。

——他离开曹操时，还像先贤晋文公一样，答应某一天兵戎相见，自己会退避三舍。

——之所以获得武神的封号，还因为他得到了“威震华夏”的评价，世上武将千千万，只有他有此殊荣。

——他刮骨疗毒眉不皱。

——直到北伐曹操未果，被人算计，身死当阳，计算永远赶不上算计，阴谋永远超越阳谋。

——这一幕幕就是一阙阙人生壮歌。

他死后，天地同悲，风雨鸣琴，世人感动。意念是强大的，世界上所有的怀念与感叹，积聚成强大的力量，把他的英灵留在了世间，他无以为报，便把守护的责任背在身上。

为祭奠这样的如愿，多年后，第一座关帝庙在当阳诞生，而后的公元589年，故乡解州也建起关帝庙。

后世追封

公元1703年农历十一月初九，康熙来到解州关帝庙祭祀。

康熙是从小熟读史书的，也很清楚地知道，自己这样的女真人应该怎样将汉文化与满清文化融为一体，去实现统治江山的政治效果。更何况，康熙知道，自己的曾祖父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时，就在城里建起武庙，虔诚地拜过关公，之后才一跃而起落在马背上，提刀开始对中原的征战。马背上得天下，少不了关公的护佑，今日江山一统，如何能不来祭拜这样的守护神？更何况，自隋朝在解州立武庙，历代皇帝就没少了祭拜，自己比明朝、元朝、宋朝的皇帝们又不差，焉能不来？

那些汉臣给康熙讲过历代帝王对关羽的追封：

——宋徽宗先后四次给关羽加封，崇宁元年（1102）封“忠惠公”（自此人们习惯称他为关公，一称上千年）。

——崇宁二年（1103）封“崇宁真君”（至今他的殿宇都叫“崇宁殿”呢）。

——大观二年（1108）封“昭烈武安王”。

——宣和五年（1123）封“义勇武安王”。

——到南宋时期，宋高宗于建炎二年（1128）封“壮穆义勇武安王”（当然是根据蜀汉后主刘禅追封的“壮穆侯”而来的）。

——宋孝宗淳熙十四年（1187）封“壮穆义勇武安英济王”。

——到了元朝，元文宗天历元年（1328）封“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”。

——到了明朝，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）封“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”。

在康熙看来，自己的文治武功自然不在诸位皇帝们之下，他也不能落人之后，想了又想，便提笔加封“忠义神武关圣大帝”。

在当时足够神威的关庙里，康熙接见了当地臣属，兴致一来，挥笔写下“义炳乾坤”四个字，端详半刻，自己也很满意。臣僚们忙做匾额，金龙做框，环绕蓝底金字御笔，永远悬挂在正殿里。

康熙写完匾额，便觉得神灵护体，去经营自己的社稷江山。

而他的后代们有样学样，开始一种另类性质的表演：

——乾隆来过，写下简简单的“神勇”二字，真难为他，那么爱写诗的一个人，这回只写下两个字。

——嘉庆来过，追封“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”。

——咸丰来过，追封“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关圣大帝”，还留下了“万世人极”四个字。

——同治来过，追封“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翊靖翊赞关圣大帝”。

——光绪来过，追封“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翊靖翊赞德关圣大帝”。

到光绪追封完，关羽大神的这个封号就太长了，且不讲究押韵，读起来这么拗口，不过，他们的心是虔诚的。

——就连慈禧西逃时也来过，留下了“威灵震叠”四个字。

而公而王而帝而圣，从解州出发的关羽，一步步成长，责任越来越大，担子越来越重。

戏中关公

生活在元大都的关汉卿，是位“琼筵醉客”。他熟悉勾栏瓦舍的生活，也喜欢沉浸在自己的戏剧世界里。只是现实与理想，总有丰满与骨感的差距。那时候，蒙古人和色目人是上等人种，汉人地位低下，文人修得满腹经纶也没有科举可供他们实现经世纬业的理想。

站在繁华的元大都，这些人其实挺绝望的。

在元杂剧那火红的时光里，关汉卿饱蘸浓墨与激情，写下《单刀会》。

对《单刀会》，余秋雨这样评价，“这是元朝文人所做的缅怀之梦，是在精神上向古代求援。关汉卿借关羽的横刀立马，用关羽的情怀与气度，为的是振聋发聩，扫荡疲困，给屈辱的人民灌注信心，给萎靡的中原输送活力。”

确实是，纵观历史，谁又能像关羽这样，给人以不竭的力量？

这词这曲，仅从字里行间，也能感知到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身行在舞台上，魂行在宇宙中。

而剧情其实特简单。

鲁肃为了索要荆州，设宴邀请关羽，关羽明知这个宴会别有用心，出于英雄襟怀，还是单刀赴会，宴席之间，鲁肃依计行事，关羽凭一腔豪情，唇枪舌剑，鲁肃一筹莫展。后关平前来迎接，关羽脱险离境。

关汉卿并不看重戏剧情节，而是通过他的春秋笔来写关羽的神态意态与风貌（余秋雨语）。

待得关羽出场，戏已经演到半截了，起势，定场，捋髯，舞刀，一系列动作下来，关羽便活了，活在舞台上，以至于每个人都会以为关羽就是那个样子。

这不能不说关汉卿的巨大成功，元杂剧也以这样的剧目而彪炳戏曲史，横扫多少年多少代的戏曲江山。

世传关汉卿为关公后人，20世纪初，有好戏者，就常在剧评里写道，关汉卿乃关羽后裔，但同时也总有人提出质疑。直到运城临猗县关原头村关氏家庙中，发现了清道光十三年（1833）的关氏家谱。

家谱记载详细，关氏始祖关龙逢，圣祖关羽，先祖关兴，到关公四十二世嫡孙关直，关直生从义，从义生季元，季元生子汉卿。也就是说，关直是关汉卿的曾祖父，关汉卿是关羽的四十五世孙。

据《不朽关公》可知，关兴为关羽二儿子，关羽死后，关兴后裔逃回解州老家，关原头村家谱记载的便是这一支。

关汉卿家世渐渐被承认。

既是关氏一脉，关汉卿当然是听说过先祖事迹的。当时创作《单刀会》是什么样的心境，我们不好揣度，但却能感知到，关羽的气节，以及悲壮的人生结尾就涌动在关汉卿的胸腔里。那一刻，天地间有根丝线接通三国到元朝的历史跨度，一腔热血化作文字，化作匕首，化作碧霄白玉花，从关汉卿的胸和脑中溢出来，于是笔走龙蛇，字字珠玑，落在案几上，落在狼毫的撇捺顿挫间，落在

伶人的口中，落在那个朝代所有满载着痛苦的人心中。

——这也不是江水，而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！

《单刀会》从元朝诞生起，不断地上演。元杂剧不必说，接续杂剧兴起的昆曲用元杂剧原词演，继之兴起京剧，后来各地方戏山头林立，“风搅雪”现象就很普遍了，也即一部戏中，二黄、西皮、吹腔、昆曲夹杂以地方性曲调。晋剧重新排演关公戏，保留了这段唱，问起他们，他们会说，晋剧也有昆曲。也许可以这么说，那“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”，还是被人们小心翼翼地保留着，一唱最少六百年（昆曲的传承年代）。

到罗贯中写《三国演义》，单刀赴会成为重要情节。

史归史，戏归戏，后世眼中的三国早已离史本身甚远。并不是只有戏曲做了改造，各种艺术形式，再加上人们口口相传，也让事实真相远离人间。而人们更愿意去相信戏，相信传说，因为所有的高光时刻加在关羽身上都不突兀。

自此，有一系列的关公形象被创造出来，自此，还有各种文艺形式在说关公的故事。

关公文化

在几千年的社会递嬗中，世人对他要求太高了，佛教里的伽蓝神，烟火世界里的财神，加上大帝的身份，想必他是很累的。也许他是累并快乐着的。因为他在满足人们的愿望中，受到全球华人的敬仰。

关公崇拜能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得到长期延续，证明它适应了社会和民众的双重需要，对社会稳定和传统延续都有积极作用。盛世时，人们寄托衣食住行的需求，乱世时，人们祈求不要战乱，身在海外，在心灵满目疮痍时救赎人心。

著名作家张锐锋在《时间从林里》一文中写道：关公不是作为他自己，而是作为正义、英勇和忠诚的化身，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被老百姓世代供奉在庙宇里，他面前的香火是人们献给自己的理想的，人们点燃的原是自己内心的愿望，焚表炉里冷却了的火光，投射到一千八百年前的烈士身上。关公已经是一个神，他已作为一个文化事实站在生活的高处，代表着华夏民族的世俗理想，他在历史中色彩鲜艳的形象，已不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精神符号存在于我们的世界。

自此忠义满人间。

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，人们用精神去激发积极的情感因素，排除负面情绪，从而获得各自想要的成功，这种力量是物质力量的延伸和强化。正因为人们尝到了启动精神力量的甜头，于是更是喜爱他们的精神符号，喜爱那个美好品质的精神化身。关公由此获得永生，人们借此获得精神忠义的传承。

关公的故乡，中条山下，关公依然肃穆静立，他早已懂得这世间的奥义，于是处变不惊，“身兼数职”的他还将庇护从今往后的百朝千代，即使塑像有一天会倒，庙宇有一天会残破，而精神不死。

很久以前的庙宇戏台上，关公戏继续上演着，其中就有《单刀会》，又不仅仅只有《单刀会》。那些红脸生们，在戏开场前，都要祭拜过大神，才提刀入场，台下的人们早已满目肃静。

关公的故事早就流传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是关汉卿。那词，那曲，那意，那情，当得起空前绝后。

</